

松牕雜錄
唐國史補
歸田錄

隋唐嘉話
丁晉公談錄



歸

田

錄

歐陽修
撰

中
華
書
局

自序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閒居之覽也。有聞而
誦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爲業。誦六經以爲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
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蓋八年於茲矣。旣不能因時奮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爲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
以徇世俗。使怨嫉謗怒。盡于一身。以受侮于羣小。當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鯢鼉鼉之怪。
方駢首而闕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仁聖。惻然哀憐。脫於垂澁之口。而活之。以賜其餘生。
之命。曾不聞吐珠銜環。效螭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無所爲。今旣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
大農之錢。爲太倉之鼠也。爲子計者。謂宜乞身於朝。遠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禍。而優游田畝。盡其天年。
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乃褻狎俯仰。久之不決。此而不思。尙何歸田之錄乎。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
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歐陽修序。

歸田錄卷一

廬陵 歐陽修撰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事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贊事者頗知書。有口辨。其語雖類俳優。然適會上意。故微笑而頷之。遂以爲定制。至今行幸禁香。皆不拜也。議者以爲得禮。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恠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爲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臥則交手於臂爲結構狀。如此。驗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而命者纔三人。陳堯佐、楊億及修。忝與其一。竊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一作宗道爲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洛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往易服衣。微行飲於其中。一日。眞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冀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一作罪大也。中使嗟歎而去。眞宗果聞。

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曰：公一作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俱一作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爲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爲章獻明肅太后言，羣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其後章獻皆用之。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尤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爲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爲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爲第一，故參知政事丁公度、晁公宗憲往時同在館中，喜相諧謔。晁因遷職，以啓謝丁。時丁方爲羣牧判官，乃戲晁曰：啓事更不奉答，當以羹壑一車爲報。晁答曰：得壑勝於得啓，聞者以爲善對。

石資政中立，好諧謔。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嘗因入朝，遇荆王迎授東華門，不得入，遂自左掖門入。有一朝士好事語言，問石云：何爲自左上聲掖門入？石方趁班，且走且答曰：祗爲大瓶音王迎授，聞者無不大笑。楊大年方與客棋，石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鵬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邊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諱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偏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

是哄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

錢劇樞若水嘗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錢公後傳楊大年。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仲簡。揚州人也。少習明經。以貧傭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奇之。曰。子當進士及第。官至清顯。乃教以詩賦。簡天賜中舉。進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閣待制。以卒。謝希深爲奉禮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既去則歎息不已。鄭天休在公門下。見其如此。怪而問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壽爾。希深官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希深初以奉禮郎領廳。應進士舉。以啓事謁。見大年。有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自書此四句於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太祖時。郭進爲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誣害忠臣。命縛其人于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爲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於朝。請賞以官。太祖曰。爾誣害我忠良。此纔可贖死爾。賞不可得也。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太祖於是賞以一官。君臣之間蓋如此。

魯肅簡公立朝剛正。嫉惡少容。小人惡之。私目爲魚頭。當章獻垂簾時。屢有補益。謠言正論。士大夫多能道之。公既卒。太常謚曰剛簡。議者不知爲美謚。以爲因謚議之。竟改曰肅簡。公與張文節公知白。當垂簾之際。同在中書。二公皆以清節直道爲一時名臣。而魯尤簡易。若曰剛簡。尤得其實也。

宋尙書祁爲布衣時。未爲人知。孫宣公廌一見奇之。遂爲知己。後宋舉進士。驛有時名。故世稱宣公知人。

公嘗語其

一無此字。

門下客曰。近世諡爲兩字。而文臣必諡爲文。皆非古也。吾死得諡曰宣。若戴足矣。及

公之卒。宋方爲禮官。遂諡曰宣。成其志也。

嘉祐二年。樞密使田公況罷爲尙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罷樞密使。當降麻而止。以制除。

蓋往時高若訥罷樞密使。所除官職。正與田公同。亦不降麻。遂以爲故事。眞宗時。丁晉公謂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尙書。參知政事。節度使當降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相執中罷使相。除僕射。乃降麻。胤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大學士。又不降麻。蓋無定制也。

寶元康定之間。余自貶所還。過京師。見王君貺初作舍人。自契丹使歸。余時在坐。見都知押班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呈榜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而去。一無此字。慶歷三年。余作舍人。呵引者卽斂

馬駐立。前呵者傳聲太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予官於外。十年而還。遂入翰林

爲學士。見三衙呵引甚雄。不復如當時。與學士相逢。分道而過。更無斂避之禮。蓋兩制漸輕。而三衙漸

重。舊制。侍衛親軍與殿前分爲兩司。自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止置馬軍指揮使。步軍指揮使

一作馬步軍指揮使。

以來。侍衛一司自分爲二。故與殿前司列爲三衙也。五代軍制。已無典法。而今又非其舊制

者多矣。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

年號有實字。文不可重故也。

太祖建隆六年。將議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於是改元乾德。其後因於禁中。見內人號背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僞蜀時年號也。因問內人。乃是故蜀王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一有之字。寡聞也。

仁宗卽位。改元天聖。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稱制。議者謂撰號者取天字。於文爲二人。以爲二人聖者。悅太后。爾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爲明字。於文日月並也。與二人旨同。無何。以犯契丹諱。明年。遷一作改曰景祐。是時連歲天下大旱。改元詔意。冀以迎和氣也。五年。因郊。又改元曰寶元。自景祐初。羣臣慕唐元宗以開元加尊號。遂請加景祐於尊號之上。至寶元亦然。是歲趙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惡之。遽改元曰康定。而不復加於尊號。而好事者又曰康定乃謚。爾明年又改曰慶歷。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者十八九。於是又改元曰皇祐。納景祐也。六年。日蝕。四月朔。以謂正陽之月。自古所忌。又改元曰至和三年。仁宗不豫。久之康復。又改元曰嘉祐。自天聖至此。凡年號九。皆有謂也。

寇忠愍公準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旣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偶相。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偶曰。崖州再涉險波如何。偶唯唯而已。丁乃奪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於一作迎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公一作。

爲得體。

楊文公僊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爲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於陽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王文正公曾。爲人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爲賢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爲名言。

李文靖公沆爲相。沈正厚重。有大臣體。嘗曰。吾爲相。無他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聞此言。以爲不切於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或收恩取譽。屢更祖宗制。遂至官兵冗濫。不可勝紀。而用度無節。財力一作匱乏。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因執政不能遵守舊規。妄有更改。一作改所致。至此始知公言簡而得其要。由是服其識慮之精。

陶尚書穀爲學士。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陶至。望見上。將前而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彷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帶。穀遽趨入。

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叅政竊爲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爲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

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以卒。時皆服公知人。

臘茶出一作建寧。

於創建。華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爲第一。自景祐已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

尤精。雖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辟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爲草茶第一。

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講讀於邇英閣。賈侍中昌朝時爲侍講。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略而不

說。上問其故。賈以實對。上曰。太輕。載此。所以爲後王鑒。一作戒。何必諱。

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寧府。召爲參知政事。中書以丁節度使。召學士草麻。時盛文肅爲學士。以

爲參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恨之。

寇忠愍之貶。所素厚者九。二字一

人。自盛文肅已下。皆坐斥逐。而楊大年與寇公尤善。丁晉公憐其才。曲

保全之。議者謂丁所貶朝士甚多。獨於大年能全之。大臣愛才。一節可稱也。

太祖時。以李漢超爲關南巡檢。使捍契丹。與兵三千而已。然其齊州賦稅最多。乃以爲齊州防禦使。悉與

一州之賦。俾之養士。而漢超武人。所爲多不法。久之。關南百姓詣闕訟漢超貨民錢不還。及掠其女以

爲妾。太祖召百姓入見便殿。賜以酒食。慰勞之。徐問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百姓二字一曰。

無也。太祖曰。往時契丹入寇。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劫虜。汝於此時。能保全其貨財婦女乎。今漢

超所取。孰與契丹之多。又問訟女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太祖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

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家富貴。於是百

姓皆感悅而去。太祖使人語漢超曰：汝須錢，何不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以銀數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仁宗萬幾之暇，無所翫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爲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形物，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爲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爲奇絕，又出三百點外。

仁宗聖性恭儉，至和二年春，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閣問聖體，見上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孟子素羹，蓋進藥，御榻上衾褥皆黃絕色，已故暗。宮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黃絕也。然外人無知者，惟兩府侍疾，因一作因侍疾見之爾。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一一作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彥博正衙宣麻之際，上遣小黃門二一有三，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論議，而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黃門具奏，上大悅。余時爲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殿，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爲對，上曰：自古二字一作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

人望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答云。永惟商周之所記。至夢卜而求賢。孰若用耨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語也。

王元之在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調筆物數倍於常。然用啓頭書送。一作拒而不納。蓋惜事體也。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調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爲怪也。

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遊殿。既而大內火。遂遷至玉清昭應宮。已而玉清又大火。又遷於洞真。

洞真又火。又遷於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子遺。遂二字一作遷於景靈。而宮司道官相與惶恐。上言真像所至輒火。景靈必不免。願遷二字一作他所。遂遷於集禧宮。迎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謂之行火真君也。

丁文簡公度罷參知政事。爲紫宸殿學士。卽文明殿學士也。文明本有大學士。爲宰相兼職。又有學士。爲諸學士之首。後以文明者。真宗諱號也。遂更曰紫宸。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爲官稱。如端明資政是也。丁既受命。遂稱曰丁紫宸。議者又謂紫宸之號。非人臣之所宜稱。遂更曰觀文。觀文是隋煬帝殿名。理宜避之。蓋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事。一作不可以不學也。

王冀公一作若罷參知政事。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時寇萊公在中書。定其班位。依雜學士在翰林學士下。冀公因訴于上曰。臣自學士拜參知政事。今無罪而罷。班反在下。是貶也。真宗爲特加一作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上。其寵遇如此。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爲一輕浮子所戲，遽前賀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婉謝。」久之，徐問其何以知之，對曰：「今新制，臺官必用稀姓者，故以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革禹錫也。聞者傳以爲笑。

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蒙正爲至。」一作宰相。賈黃中、李至、蘇易簡皆至參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爲名臣。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承。自二字，一有中山。劉子儀爲中承，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所言，不須先

白中承雜端，至今如此。

丁晉公之南遷也，行過潭州，自作齊僧疏。

一有文

云：「補仲山之袞，雖曲盡於巧心，和傳說之義，實難調於衆口。」其少以文稱，晚年詩筆尤精。在海南篇詠尤多，如「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一有之句，二字。尤

爲人所傳誦。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公

常以五七兩爲一大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淳化中罷相，知安州、安陸山郡，未嘗識達官，見公飲啗不

類常人，舉郡驚駭，嘗與賓客會食，廚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一作窺竊。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

酒漿浸漬，漲溢滿桶，郡人嗟愕，以謂享富貴者必有異於人也。然而晏元獻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微，

每析半餅以筯卷之，抽去其筯，內捻頭一莖而食之。

一有之

此亦異於常字。

一無此人也。

宋宣獻公穀·夏英公諱·同試童行誦經。有一行者誦法華經。不過問其習業幾年矣。曰：十年矣。二公笑且閱之。因各取法華經一部誦之。宋公十五一作日。夏公七日。不復遺一字。人性之相遠一有也如此。

樞密曹侍中利用·澶淵之役。以殿直使於契丹。議定盟好。由是進用。當章獻明肅太后時。以勳舊自處。

權傾中外。雖太后亦嚴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內降恩澤。皆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三執而

又降出者。一無此字則不得已而行之久之。爲小人一有之所測。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又請之。太后曰。

侍中已不行矣。請者徐啓曰。臣已告得侍中宅嫗婆。或其親信爲言之。許矣。於是又降出。曹莫知其然

也。但以三執不能已。賤賤行之。於是太后大怒。自此切齒。遂及曹丙之禍。乃知大臣功高而權盛。禍患

之來。非智慮所能防也。

曹侍中在樞府。務革僥幸。而中官尤被裁抑。羅崇勳時爲供奉官。監後苑作。歲滿敍勞。過求恩賞。內中唐

突不已。莊獻太后怒之。簾前諭曹使召而戒勵。曹歸院。坐廳事。召崇勳立庭中。去其巾帶。困辱久之。乃

取狀以聞。崇勳不勝其耻。其後曹丙事作。鎮州急奏言丙反狀。仁宗太后大驚。崇勳適在側。因自請行。

既受命。喜見顏色。晝夜疾馳。鍊成其獄。丙既被誅。曹初貶隨州。再貶房州。行至襄陽。渡北津。監造內臣

楊懷敏。指江水謂曹曰。侍中。好一江水。蓋欲其自投也。再三言之。曹不喻。至襄陽驛。遂逼其自殺。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爲二宋。其爲知制誥。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

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者。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

宗違命改之公快不快。不獲已。乃改爲庠。字公序。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一以終。而譖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爲小人之戒也。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勳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既平江南。回詣閣門入見。勝子稱奉勅江南勾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歆。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爲第一。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爲第一人。

錢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閤門用度。爲法甚謹。子弟輩非時不能輒取一錢。公有一珊瑚筆格。平生尤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錢者。輒竊而藏之。公卽悵然自失。乃勝于家庭。以錢十千贖_{一作賺}之。居一二日。子弟佯爲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賜之。他日有欲錢者。又竊去。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也。余官西都。在公幕。親見之。每與同僚歎公之純德也。

國朝雅樂。卽用王朴所製周樂太祖時。和峴以爲聲高。遂下其一律。然至今言樂者。猶以爲高。云今黃鍾乃古夾鍾也。景祐中。李照作新_{二字一作}樂。又下其聲。太常歌工以其爲_{一作}太濁。歌不成聲。當鑄鍾時。乃

私賂錫匠，使減其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成聲，而照竟不知。以此知審音作樂之難也。照每謂人曰：聲高則急促，下則舒緩。吾樂之作，久而可使人心感之皆舒和，而人物之生亦當豐大。王侍讀身尤短小，常戲之曰：君樂之成，能使我長字。一有大字乎？聞者以爲笑，而樂成竟不用。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一作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爲學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而已。一有因字亦去其一人至今如此。

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並爲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其後遂皆著姓。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爲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爲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爲牛，琪瘦骨立，亢目爲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爲之大笑。

楊文公嘗戒其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旣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戢遽請於公曰：未審何時得買生菜，於是公爲之大笑而易之。

夏英公諱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歿于陣後公爲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表云父歿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廡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聲當時以爲一作謂四六偶對最爲精絕

孫何孫僅俱以能文馳名一時僅爲陝西轉運使作驪山詩二篇其後篇有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就祿山來時方建玉清昭應宮有惡僅者欲中傷之因錄其詩以進眞宗讀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驪山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遂棄不讀而陳勝祿山之語卒得不得一作不聞人以爲幸也

楊大年每欲一作遇

作文

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棋

乃至二字一作

語笑諠譁而不妨構思以小方紙細書

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眞一代之文豪也楊大年爲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隣壤交歡進草既入眞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蠹壤大年遽改爲隣境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爲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眞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眞有氣性一作性

太常所用王朴樂編鍾皆不圓而側垂自李照胡瑗之徒皆以爲非及照作新樂將鑄編鍾給銅一有於

鑄瀉務得古編鍾一枚工人不敢銷毀遂藏於太常鍾不知何代所作其銘曰一作云

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王朴夷則清聲合而其形不圓一有而側垂正與朴鍾同然後

知朴博古好學不爲無據也其後胡瑗改鑄編鍾遂圓其形而下垂叩之掠鬱而不揚其鐔鍾又長甬